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艱難兄弟自相親

Natural Fraternity in the hard time

doi:10.6752/JCS.201603_(22).0010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秦燕春(Yan-Chun Qin)

頁數/Page：220-22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艱難兄弟自相親

Natural Fraternity in the hard time

秦燕春*

Qin yanchun

甲午乙未(1894-1895)之交在一百二十年前曾是讓臺灣深具創傷感的年分。楊儒賓先生因此在一百二十年後又一「甲乙之交」(2014-2015)推出《1949禮讚》(2015)，誠如王德威院士所作序言，全書都在試圖化危機為契機，為此讓兩岸俱與傷痛的年分記憶注入「正能量」。「納中華入臺灣」毋寧也是反思當下中國如何自處於東亞乃至世界：民族崛起之後，我們到底能夠為寰宇眾生提供何種福慧資糧。「民族主義」如何避免成爲一種「我執」與高慢的惡性擴散？因爲「對峙會讓人失去遠望的能力」（陳怡蓁 2015：17），對話、對流之類對待卻可以觸發生機活潑。災難不僅能成爲理性的助手，甚至可以成爲理性的另一身分。面對苦難更正面的態度，不是沉溺苦難，不是回避苦難，而是承擔苦難。

昔年牟宗三先生有《五十自述》(1996)之作，約著於49之後又十年（牟先生生於1909年）。其悲憫彼時國家何以如此，時代精神、學術風氣何以如此，正是直面苦難、承荷苦難的憂患之書：

陽焰迷鹿，燈蛾撲火，芸芸眾生，大體皆然。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亦然。無數的毛孔合成一有機體之大生命，無窮的複雜，無窮的奧秘，實有非你所能一一控制得住著。這久流生死的生命業力實不可思議。這業力不可思議引起無名的恐怖。能挽不能挽全看根器，似乎全是不可喻解的生命業力之命定論。

我欲仁斯人至矣，然而業力沖著你，可以叫你不欲仁。這裏藏著人生最嚴肅的悲劇性。生命歸於其自身之機括，而失其途徑，這黑暗的深灘將步步旋轉直至卷吞了它自己而後已。(1996：153-154)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稟夷，好是懿德。人還是有希望，無論多絕望，

* 秦燕春，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電子信箱：mzmfm@126.com

airiti

或者說人必須有希望，業力讓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此為苦，此為悲，夠苦夠悲、大苦大悲之後，文殊來問，至成「悲情三昧」，更朝「覺情」轉去。故能悲心常潤、法輪常轉，即使罪惡常現、悲劇常存。這深深悲歎生命與業力之無能為力，之根器薄弱，之欲轉而不得，即被牟先生視為「覺情」來歸之消息。

古今儒者常懷此覺慧，常具此憨氣。或者直承儒家精神精義的楊儒賓先生也在此列。即使看透天地生人處處許多不仁處，卻硬是要替天行道、參贊化育之不及、彌補天地之缺陷。牟先生歡喜水滸文字，即為梁山泊一群粗魯漢子偏有大心與硬氣，「一有不義，即時打去」，雖則「一打常汨濫而不可收拾」，還是子路未見夫子前之氣象。

然而人文社會必然有許多曲與屈。孔夫子不能用拳打腳踢來維持仁義，於是有春秋筆法、有忠恕之道，委曲中再度求一如是與至是，宛如看山又山、看水又水，「曲」而至此，又成了「直」。

楊儒賓先生「禮讚49」，似亦以曲中見直、曲而能直。對於筆者的生理年齡而言，「1949」作為歷史記憶及其關聯的榮辱悲歡似乎並不十分切己，筆者出生的時候大陸板塊的苦難已經接近尾聲，筆者與同齡人的教育應該還算完整，距離中國傳統抑或歐西文明，似乎並不覺得隔膜或疏遠。筆者讀中學時「冷戰」已經終結，蘇聯已經解體，似乎全球都開始「消殘去殺」，一片歌舞昇平。筆者在研究院的同學隨處可見臺灣人，朋友中與臺灣人締結姻緣者更不乏有之。我們一起讀臺灣小說，看臺灣電影，唱校園民謠，我們從來不會覺得臺灣居然是在「中國」之外。而此「中國」之於我，也只能是有著共同的文物文字、列祖列宗的「文化中國」。因為研究興趣所致，筆者的寫作對象基本止步於1919年之前，每每言及「民國」，也自然而然總覺這便是我「祖國」一部分。那個「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的確來往起來不如福建更方便。但這只是歷史的小擱淺吧，長河大浪、總有更大氣深永的未來可以期待。畢竟是一百二十年之後又一「甲午風雲」了，世界的確已經愈來愈接近。當下內地社會民生固然依然問題不少，而地球哪一區域又不是各有僵局，畢竟生機已經在次第開顯。猶如儒賓先生生於臺，長於臺而要承荷與臺同體的苦樂一樣。對於這塊生於此，長於此的大陸，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承受荷擔其苦樂，這是天賦之責，必須耐煩。臺灣對我並不是陌生之域，也不覺兩岸真有巨大的斷層。

因此，首先感謝這本「49禮讚」，它突然提醒筆者許多從未注意過的問題。例如歷史強加於人的失敗、離散、恥辱與憂患，這不止是一個斷裂的年

分與地段強加於兩岸的，也是一個突然的空降與流亡強加於臺灣的。

越過那些似乎不屬於我的一己生命的疼痛與敵意，親厚還是親厚。初讀此書時，突然的冷與遠只是因為「身處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不管個人的或是社會整體的方向，都不是那麼容易摸索出來的」（楊儒賓 2015：19）。我們都是被命運拋擲到世上來，個人的歷史每每必然受制於大歷史，但《1949禮讚》有立體的厚度，它有各種方式的解讀，政治的解讀應當會是主軸。因為編期刊及各種因緣，嘗有機會讀到楊儒賓先生較多的文字，筆者或許可從他的文化關懷進入。

猶記得讀完楊儒賓先生的《從《五經》到新《新五經》》(2013)一書，那時曾問他為何「書寫氣息如此憂傷」。先生答曰：他自己沒有，但「氣息」或有，那是屬於臺灣的歷史創傷感。「49禮讚」幫我「同情共感」這種外在於我的「棄民」感、「孤兒」感。「甲（午）乙（未）之交」在一百二十年前，是讓兩岸都為之傷痛的年分。甲午戰爭失敗的直接後果是乙未年馬關條約簽訂，來京城赴考爭當「天子門生」的臺灣試子一夜之間失去故園。近代湘籍名詩人易順鼎（1858-1920，湖南龍陽人）儘管詩風綺豔，卻曾於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間關萬裏、素服麻鞋、「墨經從戎，志在殉母」。1896年援臺不成而留下《四魂集》，所言「痛哭珠崖原漢地，大呼倉葛本王人」（〈寓臺詠懷〉）、「但使天留人種在，珠崖還作漢神州」（〈津舟感懷〉）、「兩河忠義旌旗在，萬福威名草木知」（〈臺舟感懷〉）等等，在這位慣會「美麗自喜」鋪寫旖旎的詩人筆下，這些血性飽滿的詩行真是異數，也證明一百二十年前那場傷痛有多沉痛，尤其對於必須羈留日據臺灣的「神州王人」。

移民、遺民、流民，應該是一群主動或被動遠離故國故家的人，他們存在的意義該如何理解呢？儒賓先生有承繼自宋明的性命之學的關懷。「上路回家」本是屬人的永恆回歸，但形上學的論述如何運用到歷史的現象呢？開顯為用的歷史現象的意義如果是詭譎難測的，那麼流民與故土、遺民與流年，是否也就互為陰陽、互為其根、相輔相成相反相成了呢？

又逢甲乙，東亞世界依然沒有太平，雖然據說這個地區的整體國家力量已足以和美歐鼎立。這些年東亞研究如同國學，或者正是一體兩面，同樣是顯學，儘管在前者的支持者眼中後者正是未免局量尚小。中國文明的基礎樣態也以強調「連續、動態、關聯、整體」（相對於靜止、孤立、實體、主客二分……）被一再提起。「每一事物體都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顯現自己的存在與價值」被視為建設共生和諧之新世界的基元。尊重關聯與整體並不意味

著個我的集體下滑與俯就。連續並非僅是空間的，連續更可以是縱貫的尚友古人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生命樣態。儒賓先生基於儒家的人文願景與「東亞民主」的模式，鋪寫六十六年臺灣記憶的花草鮮明。此書無疑地立足於臺灣，但文化的基礎超出了主權的範圍，從近代世界秩序形成前的文明模式介入現代東亞歷史的行程，應當是《1949禮讚》一書特別的視角。因此它根本更是文化書寫先於政治書寫。

局外人雖然毫無權力與能力來體認「臺灣」對這一事件的具體感受，但就書言書，儒賓先生的堅持是相當清楚的，他反復暢言「49南渡」賦予臺灣的文化機遇（代表民國高度的文物、學術、人才等等入臺）當非空言，臺灣當然更以同體大悲消化了中華民族的流離苦難。既然宋儒的價值體系被視為東方現代性的總源頭，則當面對唐末五代惡劣的政治社會局勢，面臨華族心靈幾乎被佛教義理占盡，北宋儒者的奮起而重建思想秩序並希望在此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的舉動，更顯出當下榜樣的力量。於是宋儒尤其朱子，竟而「立足其時生命力正方興未艾的性理學說之基礎上，以理念規範現實，以應然指導實然，他從不可思議的精神高度俯視當日現實的歷史行程，也判決了過去的歷史行程，不但如此，他還要指導未來的歷史行程」（楊儒賓 2013：50）。

即使見不到或找不到現實樣本（例如支援「公天下」理念的政治制度），「從潔淨空闊的理世界（道統論）規範人類歷史行為的眼光」、這種「悠遠的宇宙性意識」還是被儒賓先生視為「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也許這是為了保護某種「批判精神」。於是「一種理想永遠超越於現實秩序，而且還要轉化現實秩序並體現於現實秩序的堅持」，因為現實的人間秩序不可能完美，它永遠需要轉化(50, 276)。換到「49禮讚」，這種承諾與堅持便是「歷史的想像即是歷史的動力」、「理念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有血有肉地乃是歷代政權都要面對的最大反對勢力」（楊儒賓 2015：207-228）。儒賓先生對北宋儒學及明末儒學的判斷，和他對1949南遷所作的解讀，高度相連，這種相連應該有類比意義之外的內在義理的相合性。

「49禮讚」不同於一般的政治論述或社會評論之書，更在於它帶有明顯的私人情感的印記，也顯示了儒賓先生的古典情懷。同樣是在《從《五經》到《新五經》》中，儒賓先生嘗論儒門仁學，更出脈脈「情語」，一往情深：「理學家實踐仁的事件時，他的惻隱之心不容自己的躍起，這是種生命衝動之感，生命衝動之感的底層是非個體性的神氣之流蕩，這樣的神氣流蕩將情境中

的主客雙方含攝在一起，隱若生命之共同體。」「『至誠』者還能有什麼選擇？他當然要作廣義的政治社會的實踐，使斯民齊登太平之境」（2013: 160, 218）。

斯真「至誠仁者」不容自己的一吐胸臆。儒賓先生著述歷來都有出奇的情感力量，即使理學著述，都能如此情動八荒。「49南渡」也因此被成功刻畫為千載難逢的偉大詩篇。他珍惜新儒家學者的深情悲願的堅持：民主自由的制度、現代性的文化傳統以及兩者混合而成的生活方式。乃是因為他同時具有這份悲願深情。

於是王德威院士也說儒賓先生「史識」之外更有「深情」，是「一片菩薩心腸，遮蔽了『南渡』的陰暗面」（王德威 2015：8；12）。人類已經經歷過太多苦難，面對積重難返的共業無論願望多麼無能為力，還是祈願人類（遑論一族同胞）皆能遠離戰亂流離、饑餓苦寒，多一點點理解體諒，多一點點「同情共感」。「感」之為重，源遠流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易經·係詞上》），「感」在宇宙論意義上，無妨就是生機。既然「感是喚醒主體的身體能量，它要求行動」。能「感」與所「感」的世界基於其氣化構成：這個世界遵循「非原子論的氣聚之個體性原則」。個體的成立與維繫需要不斷氣化交流的建構，虛己以納物，新氣以實己，「虛己一實己」的歷程因此成為「永無止境的創化之旅」（楊儒賓 2012：147；154）。氣化交流共感同情的天倫與人倫，原本即是我們的傳統與文化留予後人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這樣的歷程與富裕，也該是兩岸「中國」最好的前景與未來。「艱難兄弟自相親」，氣質明朗和順的（梁）任公先生百年前為臺灣賦下的有情詩篇，依舊該是兩岸的美好預言，兄弟相親相愛、相輔相成，猶如陰陽氣化、終在一體。有種「中國性」，終究高於現實而短暫的政治安排，猶如朱子仰望漆天冷星依舊時時照見的「潔淨空闊的理世界」。「血的歸流」並非僅僅屬於臺灣，「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如何「歸宗」是兩岸共同的人權天命。比一條海峽一個年分乃至政治分歧，更平實鄭重的是健康有序的日常民生，更神聖尊貴的是如理如實的價值信仰。如何將中國傳統所提供的優秀文化資源繼往開來，尤其將其轉化為活生生可觸可摸的真實生活是最切實的考驗。苦難從來都是真正的恩賜，但兩岸之後究竟到底能夠為世界提供什麼，決然仍是任重道遠。

儘管早知道儒賓先生致力收藏，也收到過他很多這類稀奇有趣的小禮物，但直到《1949禮讚》出版通讀全書，筆者才算真能多少體味這位優秀學者的收納苦心。原來不止文字關天意，收藏同樣可以關乎天地精神，關乎臺

灣歷史、東亞格局、儒家文化、中國際遇的整體命運。因為這本書，筆者才有懂儒賓先生將近三十年穿梭古董店、舊書攤、拍賣行「寅吃卯糧」或「拆東牆補西牆」，他辛辛苦苦操持各種主題展覽，乃至將自己多年的悉心收藏捐贈給清華大學，與中原有更深切的意義：意在為臺灣大筆、實筆、詩筆「寫」史、「儒家加臺灣，我應當為兩者有機的融合略盡綿薄之力」（2015: 296）。書畫版本中能讀出人間滄桑，文物流傳作為文化散播的意義並不小。這是儒賓先生收藏生涯的指路人與引領者、山東籍已故古董商「趙老」交給他的智慧與涵養——筆者嘗對儒賓先生猜想說，基於趙老的口音推斷，這位章太炎的老弟子，有可能是李清照的小同鄉。

幾乎與「民國」同齡的趙老業已成了一個時代的傳奇與追憶，他生命滿溢的春情後人已不曾見，甚至花英成秀之夏、收斂收成之秋也在臺北光華市場起伏消長淨盡，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脫落在文物流散中的歷史人物終歸於白茫茫大地之蘊藏。然因能終始條理、因能有本有根，因此未經虛脫，成為持續的而非流逝的。生命堅實，心靈凝聚。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中正以此春夏秋冬之生機流轉、深納藏蓄、轉而上出而期待「在其自己」的生命進而成為「自持其自己」的生命：靈明歸來，宿根深植，不復再由強度的自然生命之自然膨脹作主。此即由生命而進入精神之境界，此即冬藏之意義。以能「自持」故，力的轉成理的，一切歸實一切平平，橋流水不流，外化內不化，終於能夠對生命、家國、民族、文化負起責任。斯正兩岸格局與中華文明應有之期盼。

引用書目

- 王德威。2015。〈納中華入台灣〉，收錄於《1949禮讚》，楊儒賓著，頁3-12。臺北：聯經。
- 牟宗三。1996。《五十自述》。臺北：鵝湖出版社。
- 陳怡蓁。2015。〈黃土地與藍海洋〉，收錄於《1949禮讚》，楊儒賓著，頁13-18。臺北：聯經。
- 楊儒賓。2012。《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13。《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15。《1949禮讚》。臺北：聯經。